

苦难的童年

我的爸爸刘广恒,1937年11月出生于克什克腾旗原书乡石门沟村河南营子组。出生于旧社会的爸爸,正赶上年代,人民流离失所,饥寒交迫的童年。

1946年爷爷35岁时,生了一场大病,粒米未进、粒药未吃,七天后就去世了。奶奶借了七尺白布,用锅腔灰染成花花搭搭的黑色,包裹了爷爷的尸体,把铺在炕上大窟窿小眼儿的炕席扯下来,当作棺材草草安葬。

有一天外面下大雨,户主逼着小牛上山放牛,兄弟俩扯了张牛皮遮雨,赶着牛就上了山。到了中午时分,奶奶放心不下,顶着大雨跌跌撞撞六七里地寻找长脖梁,看到兄弟俩顶着牛皮,蜷缩在背风处,浑身湿透、瑟瑟发抖,母子三人抱头痛哭。

到了冬天,大爷和爸爸继续放牛,没有鞋穿,只能光脚板。取暖的唯一办法,就是时刻盯着牛屎尿。哪天牛屎尿了,就跑过去把脚伸进牛屎里,然后再再寻找下头牛。

有一次,爸爸去小黄花洼放猪,看到本屯的一个亲戚,就哭诉着想见妈妈。亲戚可怜他,就说:“明天你再来这里放猪,我告诉你妈来看你”。

爸爸说有一次放猪遇到了狼。有一次两只狼跟在他屁股后面,他非常害怕,就扛着一个木棒,抡一圈,狼跑开了,再抡一圈,狼又跑开了。

有一年奶奶领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上山种地,大爷和老牛在前边拉犁,奶奶和爸爸负责扶犁和点籽。老牛不听话,两个孩子驾驭不了,奶奶一双小脚走不稳,磕磕绊绊,牵牛时被牛踩了脚,奶奶疼得抱着小脚在地边嚎啕大哭。

我家有山地4亩,全是黄土板,地薄、干旱,根本打不了多少粮食。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。亲戚送点麻渣子,奶奶给哥俩熬粥喝,结果连个大便不通。

我们家有两间低矮的土房,抬手就能摸到房顶,呱嗒板门,纸糊的窗户。每遇刮风、下雨、下雪的时候,外面寒风凛冽,屋里寒风刺骨。

赤诚勤勉的青年

1949年全国解放了,母子三人生活才有了保障。有一次我回家看大爷,大爷深情地对我说,多亏了共产党,如果没有共产党,这家人早就失散了,或者饿死了!

新中国成立了,爸爸才有机会在本营子上学,1956年,在土城子高小毕业。1958年7月,被选到石门子沟

大队东梁小学当民办教师,1960年7月至1962年7月调到土城子人民公社当扫盲干部,并转为国家正式职工。1962年7月调回书声公社中心小学工作,1963年9月调到石门子沟大队大张家梁教学点,1964年调到河南营子小学担任校长。

爸爸一心一意扑在教育教学上,他要用实际行动报答共产党的救命之恩,用辛勤的汗水证明自己生命的价值。在他的辛勤努力下,石门子沟大队的教学质量在全公社始终名列前茅。

爸爸调到土城子高中时,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,搞运动,搞开门办学。爸爸认为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教学,是提高教学质量。他的办学思想和务实工作作风引起了公社个别干部的不满。

当时的交通时断时续。有一年冬天大雪封山,爸爸上班走不了,急得没办法,就打着脚腿,带了干粮,拿一根木棍当拐杖拄着去上班。饿了吃一口干粮,渴了抓一把雪,几十公里山路早晨走出到天黑。

1977年秋季爸爸调回书声中学工作,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。调回书声后,后顾之忧少了,心情也舒畅了。他要干一番事业,他要让书声出成绩,他要将对得起老百姓和孩子们。

爸爸非常热爱工作,兢兢业业,他要求所有教职工做到爱岗、敬业、奉献。他制定规章制度,用制度管理人,用制度约束人。当时最出名的是“三勤四跟”制度。

爸爸重视廉政建设,他要用公正和廉洁的形象影响大家,凝聚大家,鼓舞大家。在我同爸爸一同工作的印象中,他没有吃过学校同样的饭菜。

爸爸是两回低矮的土房,抬手就能摸到房顶,呱嗒板门,纸糊的窗户。每遇刮风、下雨、下雪的时候,外面寒风凛冽,屋里寒风刺骨。

到学校检查工作,他从兜里掏了3元钱,让我去买了两包烟,这是他自己掏腰包,事后根本不提报销的事。

有一次一位老师要给家属调动工作,他到大队东梁小学当民办教师,1960年7月至1962年7月调到土城子人民公社当扫盲干部,并转为国家正式职工。

我的爸爸刘广恒

刘云新

乡土人物



中年刘广恒

做什么事都小心翼翼,以后要直起腰来,该咋着就咋着。他们哪里知道,我真的不敢给爸爸惹一点麻烦,不敢给他带来一点不顺心。

爸爸在大小非面前非常明白,而在小事面前却非常糊涂,他不计个人得失,不计个人利益。学校每年评优模范、评先进,评职称都是组织职工投票,从来不曾自己说了算。

在爸爸的表率作用下,书声的教师们个个不计报酬,不计个人得失,一心一意做好工作蔚然成风。我和张传友老师教8个班级的英语,每人4个班。

爸爸严于律已,率先垂范。他对儿女严格要求从不泛泛说教,讲大道理,而是用自己行为方式引导你走正道,做正派人。

在当年毕业班全体任课教师会议上,爸爸当着教导主任的面问我:“你一边统考,一边教学,你觉得今年学生的英语能考什么成绩?”

爸爸一直是同事关系,没有一点优越感。在年末一次教职工鉴定会议上,辛俊卿老师评价我时说,刘云新在这个学校是校长的儿子,可在他身上没有一点娇骄二气。

爸爸提倡艰苦朴素,勤俭节约,反对铺张浪费。每年元旦晚饭是老师们碗,标准是炖上一大锅鸡肉,没有酒,只管吃好,算是犒劳老师们一年来的辛苦。

每年新生入学都要举行开学典礼,爸爸不用讲稿,出口成章,不重复,不磕巴。经常用“少壮不努力,老大徒伤悲”“黑发不知勤学早,白首方悔读书迟”等名句教育学生。

1990年秋季,爸爸五十四岁,他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会影响工作,就主动给教育局提出离岗请求,不再担任书记校长职务。

1992年书声中学校按爸爸的要求“放卫星”,唐杰、张继周、刘武峰三名同学占尽全校前三,后来分别被清华、北大、复旦三所高校录取。

大姐没有文化,在一中做做饭师傅,忽然有一天,校长找她谈话,让她当管理员,她非常为难。

大姐没有文化,在一中做做饭师傅,忽然有一天,校长找她谈话,让她当管理员,她非常为难,最主要的不会写字,不会算账。

家里再大的事也是小事,学校再小的事也是大事。因为在爸爸的教育生涯中家里的任何事也挡不住上学的脚步。

1981年春天买了一台解放牌汽车,当时全旗苏木乡镇学校很少有买得起汽车的。1985年学校又更新了一台东风141。

学校有一个二十多亩的大菜园子,每年开春爸爸都带领老师和学生参加义务劳动。全校师生吃菜菜自给自足,不收一分钱。

爸爸每每提及此事,都认为我长大了,脸红了,既没有耽误学生,又没有耽误了自己,值得他骄傲。我在中学教学的十几年里,跟爸

说不说话。同学们立刻通知我了,一帮人把我抬到宿舍,我飞快的跑到医院请大夫。大夫立刻给爸爸输了氧,检查完了之后大夫说爸爸得了心脏病,从此落下了病根。

爸爸退休以后,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,积极参加党组织活动,从不请假或借口不参加。记得在他70多岁以后,他的腿受过两次伤,一次是大腿内侧面血管破裂,一次是得了滑膜炎,不敢走路。

爸爸退休后,书声中学老教师辛俊卿多次要给爸爸出立书状,都被他拒绝,他说没什么好写的。

爸爸退休后,书声中学老教师辛俊卿多次要给爸爸出立书状,都被他拒绝,他说没什么好写的。后来辛老师在短信中跟我说:“你爸爸我俩没有一点私人关系,更没有特殊关系,但是我最佩服你爸爸那种工作精神和大公无私的精神。”

爸爸退休后,书声中学老教师辛俊卿多次要给爸爸出立书状,都被他拒绝,他说没什么好写的。

爸爸退休后,书声中学老教师辛俊卿多次要给爸爸出立书状,都被他拒绝,他说没什么好写的。

爸爸退休后,书声中学老教师辛俊卿多次要给爸爸出立书状,都被他拒绝,他说没什么好写的。

爸爸退休后,书声中学老教师辛俊卿多次要给爸爸出立书状,都被他拒绝,他说没什么好写的。

爸爸退休后,书声中学老教师辛俊卿多次要给爸爸出立书状,都被他拒绝,他说没什么好写的。

爸爸退休后,书声中学老教师辛俊卿多次要给爸爸出立书状,都被他拒绝,他说没什么好写的。

书声求学,外旗县的学生也有慕名而来的,书声中学一时间人满为患。上课桌椅挨桌椅,睡觉每人七寸,不能翻身,翻身要统一,上厕所要排队,打饭要排队。

由于爸爸业绩突出,1984年获旗委政府记大功奖,1985年被授予全旗唯一的晋级奖,奖励工资每月12元钱。1986年至1988年连续三年被评为全旗模范党员和先进教育工作者。

爸爸退休以后,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,积极参加党组织活动,从不请假或借口不参加。记得在他70多岁以后,他的腿受过两次伤,一次是大腿内侧面血管破裂,一次是得了滑膜炎,不敢走路。

爸爸退休后,书声中学老教师辛俊卿多次要给爸爸出立书状,都被他拒绝,他说没什么好写的。

爸爸退休后,书声中学老教师辛俊卿多次要给爸爸出立书状,都被他拒绝,他说没什么好写的。

爸爸退休后,书声中学老教师辛俊卿多次要给爸爸出立书状,都被他拒绝,他说没什么好写的。

爸爸退休后,书声中学老教师辛俊卿多次要给爸爸出立书状,都被他拒绝,他说没什么好写的。

爸爸退休后,书声中学老教师辛俊卿多次要给爸爸出立书状,都被他拒绝,他说没什么好写的。

爸爸退休后,书声中学老教师辛俊卿多次要给爸爸出立书状,都被他拒绝,他说没什么好写的。

爸爸退休后,书声中学老教师辛俊卿多次要给爸爸出立书状,都被他拒绝,他说没什么好写的。



永恒的记忆

经棚民族实验小学 五年六班 张家赫

我生在农村,没上过幼儿园,只是朦朦胧胧地读了一年“学前大班”。日子虽短,但那时的每一个人,每一件事,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,就像永不消逝的电波。

教我的老师叫高洋,是一个瘦小的五十多岁的干巴老头儿,身高不足一米六,白白嫩嫩的,不在乎穿着,一身蓝西服不知穿了多少个春夏秋冬,他整天乐呵呵的教我们写字、拼图形,领着我们老鹰捉小鸡,有时还教我们唱歌、下棋,从不打骂我们。

不久,高老师要退休了,我和同学们来送他,没有什么宏大的欢送场面。只见,高老师拎了一个破提包,里面装的是陈旧的被褥、衣服和一些书,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。

几个月后,突然有人告诉我,高老师病了,而且一病不起,我听了如雷贯耳,心如刀绞,我飞也似的边哭边跑,一口气跑到老师家,高老师脸色苍白,双眼紧闭,奄奄一息了。

送高老师的那天,来了许多的领导、同事,也有他的学生,大家静静的站在那一座平填的新坟旁哭泣,任冰冷的泪水流过脸颊,浸湿衣襟。山坡上青草依依,小路上残阳如血,此情此景,便是我永恒的记忆。